

政大人的點點點-2.四維堂活動中心放聲高歌的日子

我自政大俄語組畢業，輔系新聞，旁系是政聲合唱團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，在校四年，我也整整唱了四年，宜勳、大牛、維哲、朱乃、寶鯊、上芬、大仁、阿杰、烏龜、宜廷、文雯……每位都是人物，我不一定有機會見到他們黑髮、銀髮交相映，甚至可能少髮的模樣，但，年少意氣風發的神采，都深刻印在我腦海，讓我記起我的青春，我們的歌。多麼難唱的德文安魂曲 Requiem，愛爾蘭無伴奏牧歌 April's in my mistrious face 也都一一克服，即使此生難再唱，卻是每每不經意聽到，就啟動記憶的發條。

每個階段的學習，都在為後來的人生，注入諸多的養分，而在當下，你並不知覺。女中時期，我在音樂老師課堂中試音後，被挑進合唱班，我第一次感覺身在一個有特色的班級，使命就是為校爭光的同時，還要想辦法為自己爭取最好的成績。畢竟那時沒有因為能唱歌而保送進大學的。一次次為比賽練習而必須延後下課的日子，讓我學習團體合諧共鳴所必須的收與放，也學到如何規劃自己充電時間。考進政大後，社團選項沒有考慮其他的，就選擇我熟悉的合唱領域。

通過試音後，落腳 Alto 聲部，來自各系的人共聚一堂。是不是大一生，男生看頭髮就知道，從三分頭慢慢變長不久，菜菜的模樣；女生？也一樣看頭髮，愈經精心打扮的，愈可能是大一生，一幅就怕被別人看扁的武裝模樣。我是說我自己，從這樣的心理推想別的女生，好像真也是如此。後來，跟著學姐學長輕鬆打扮，學會挑棉質 T 恤+牛仔褲，大學生的氣質，或是說「國立大學」氣質，就這樣慢慢在音符，在視覺，在言行中，型塑出來。這在我後來教育自己的兒子時，十分在意的事，因為深知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就是這個道理啊~~不管唸什麼科系，次重要，而跟怎樣素質的朋友在一起成長，影響至大。

政聲合唱團裡臥虎藏龍，每週固定晚上會聚在四維堂後方活動中心的練唱室。那時眼裡認為「厲害」的人物，例如：隔壁吉他社出了一個張雨生，才一個暑假的光景就瞬間爆紅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唱的黑松沙士廣告曲「我的未來不是夢」不絕於耳，卻是合唱團很少青睞的流行音樂。視角再轉回合唱團。稱得上「厲害」的，有一種是識譜能力很強，豆芽一看就直接唱出來的絕對音感者；第二種是古典音樂一把罩，曲曲都像是他的作品，曲子才播出一節，他馬上就說得出曲名和作曲者。我們也聽得一楞一楞的，哪裡知道是對是錯，「鴨子聽雷」還算抬舉我呢！套句現在年輕口語說，沒有 follow 到。那時一問，才知道新竹高中音教教育強強強，而那人和那人的學長，都是來自竹中。這真是校方最佳代言人呢！

雖然該校名氣沒有建中、附中來得響亮，但巷內人才知道名校出高徒。這也為我開了很大一扇窗，我不再目光如豆，好學校多得是。

四年的日子，就是跟著這些厲害的人唱，雖然不及他們的 10%，但，唱起大師級大曲子，也不再害怕，後來畢業工作，生活步調穩定後，我又在合唱團老友的引荐下，參加台北愛樂合唱團的試音，從前在政聲合唱團即久聞該團名指揮杜黑老師多嚴格的種種，卻又幸運地錄取了，帶著合唱團的 DNA，我與來自各大學院校的合唱團份子，在唱歌的興趣裡，又延伸出許多友誼和回憶。

我以政大人為榮，但一次接下家教的打工機會，家教負責人竟要我向家長謊報：我是師大畢業的，理由是家長比較信任。雖感百般罪惡，但據家長反映，我的物理課和英語課比「前一個師大教的好」，姑不管前一個是不是師大生，我都覺得對得起學生和家長了。政大人，我一輩子都以這份榮譽作為底蘊，小心行事，待人。

未來人生還長，期望巧遇更多政大人，為我開更多窗戶，看得更深，更廣，並且能從不同角度看這世界。套句電影結尾：To be continued.....